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批判“四人帮”破坏文艺革命的罪行

(二)



06.7

福建人民出版社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批判“四人帮”破坏文艺革命的罪行
(二)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3·88 定价：0.25元

毛主席语录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目 录

- 三月的租界……………鲁 迅 (1)
-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任 平 (5)
-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石冶弓 (9)
- 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17)
- 鲁迅痛斥张春桥的历史见证
- ……………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 (21)
- 从《俺们的春天》看张春桥的反动嘴脸……………文汾平 (26)
- 江青是欺世盗名的政治扒手
-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 (30)
- 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鲁迅研究室 (38)
- 从争演赛金花到为蒋介石祝寿
- 揭开老投降派江青的真面目
- ……………文物出版社批判组 (44)
- 江青崇洋复古面目的大暴露……………大寨大队宣传队 (50)
- 江青“最不喜欢民歌”的背后……………傅 信 (53)
- 野心家的自画像
- 剖析江青的一首黑诗……………钟广屏 (56)

姚文元的一枕黄粱……………童 干 (59)

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甘竞存 (63)

实用主义的破烂货

——斥姚文元的所谓“革命”美学……………李泽厚 (69)

“四人帮”是摧残革命文艺的刽子手

……北京电影制片厂 谢铁骊 钱 江 谢逢松 (74)

斥所谓“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的谎言

……………北京工艺美术工厂工人大批判组 (78)

“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

……………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柳鸣九 (83)

到底为谁树碑？为谁立传？

——评“四人帮”的所谓反“真人真事”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 (95)

清算“四人帮”扼杀话剧《万水千山》的罪行

……………章楚民 (100)

扼杀《园丁之歌》也是为了篡党夺权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105)

愤怒声讨“四人帮” 《园丁之歌》纵情唱

……………湖南省湘剧团 (115)

“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居心险恶

.....福建省教育局大批判组 (122)

江青是扼杀《园丁之歌》的罪魁祸首

.....福建省文化局陈 雷 (127)

三月的租界^①

鲁 迅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②——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③。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④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

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⑤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象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⑥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⑦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

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注释：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 ② 大连在当时是日本的“租借地”。
- ③ 《八月的乡村》，田军写的一部小说，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书中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小说出版前，曾由鲁迅校订和作序。
- ④ “有人”，是狄克文章中的原话，实际指周扬他们。
- ⑤ 《大晚报》，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刊的反动报纸。副刊《火炬》由反动文人崔万秋主编，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鼓吹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的重要阵地。
- ⑥ 吉频，通译基希，德国报告文学家。九一八事变后曾来中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书。
- ⑦ 希威拉，通译希特勒。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任 平

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本报重新发表鲁迅在逝世前半年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和揭露那些早就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这篇杂文，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鲁迅曾经公开地、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王明指使周扬等“四条汉子”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拼凑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不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鲁迅的革命立场和正

确主张，引起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和仇恨。他们使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加紧对病中的鲁迅实行围攻。鲁迅在致友人信中曾经愤慨地说：“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鲁迅所反击的二文中，有一篇就是痛斥一个化名为“狄克”的小丑的。

这个“狄克”，在当时上海一家反动报纸《大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黑文章，以评论小说《八月的乡村》为名，阴险恶毒地影射和诋毁鲁迅。原因是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小说，“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首先是周扬骂了这本小说，随后“狄克”跟着就炮制出这篇黑文章，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摆出一副奴隶管家的架势，对小说横加指责。这个“狄克”，自己舒舒服服地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同苦难的东北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对他们的斗争更是茫然无知，却装腔作势地指责小说“还不真实”，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应该在东北“长时间的学习”，“再丰富了自己以后”再写，云云。这个“狄克”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情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

墓里去”。这篇黑文还特意用了个他们惯用的蛮横吓人的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他们要“批判”的矛头所向，清清楚楚，就是要鲁迅向他们那种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行帮屈服，向他们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鲁迅一眼看穿“狄克”这种“人面东西”的真面目。他尖锐地指出：“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因为，凡“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大抵都是躲藏在敌人的卵翼之下，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那种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干特殊的反革命勾当。在敌人面前冷言冷语地指责革命内部，“公正”之态可掬，其实是帮凶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剥开这个化名“狄克”的“好心”，完全是反革命的黑心。

这个“狄克”是何许人也？翻开历史一查，原来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一条钻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是当时大喊大叫“建立了国防文学底路线”，围攻鲁迅的“英雄”之一，是“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打手。这篇黑文章，就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罪证。

鲁迅指出：这个“狄克”之所以要这样跳，这样叫嚷，“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鲁迅的话象一把利刃，一下子就把“狄克”之流的画皮戳穿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曾在《八月的乡村》序里，指出这部书“有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心的征服”，“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当时断言：“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这个“狄克”就跳出来扮演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可耻角色。在他的“革命”、“正确”、“公正”的假面具下，实实在在地隐藏着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前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的投降派，四十年后成为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年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现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结成一帮，狼狈为奸，妄图篡党夺权。请看，他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这种人，不管他怎样变色龙似地狡猾诡诈，不管他怎样豺狼般地凶残险毒，也不管他怎样从三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今天，直至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尖锐、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出现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那么，任何“狄克”之类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揭开狄克们的反革命嘴脸

——重读鲁迅杂文《三月的租界》

石冶弓

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挥笔奋战，真是“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黧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在那“毕现”的形形色色枭蛇鬼怪的嘴脸堆里，我们也见识了一副“狄克先生”的嘴脸：分明是扑人、咬人的叭儿狗，却扮着“公允”、“平正”的猫相；分明是一个跳梁小丑和投降派，却涂着“左翼”、“激进”的雪花膏。鲁迅以厌恶、愤慨的心情，写下了《三月的租界》这篇犀利的杂文，对狄克的丑行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鲁迅对狄克的批判，是有着重要典型意义的战斗。狄克是何许人也？不是别人，就是当前全国军民愤怒声讨的“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里的那个张春桥。今天，重温鲁迅《三月的租界》这篇著作，对于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识别那些钻进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识别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现在的狄克们，实在是益莫大焉！

狄克跳出来露脸的年代，是一九三六年。当时，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全境已经四年多，并逐步侵入我华北地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顽固实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革命卖国政策。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英雄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彻底批判了统治全党四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位青年作者从“荆天棘地”的东北回到“祖国”，出版了一本描写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事迹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热情称赞这部作品，为它写了序，指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是“有碍”于侵略者的“心的征服”。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和爱护青年、扶植新生事物的态度，是何等鲜明啊！然而，这却引起了狄克这个“不平家”的不平。

请看，狄克摆出一副“激进”的“革命”的“指导家”的架式，在一张反动文人编辑的《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短评，对《八月的乡村》夹枪带棒，滥加指摘：什么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小说“里面有些还不真实”，“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呀，如此等等。鲁迅十分辛辣地驳斥狄克：“如果是做随员”，“如果是剿匪”，因而回到“祖国”，他们是连个屁都不会放的，但是跑到上

海出版了一本宣传抗日的书，他们竟要拒之于千里之外；并且“‘叽里咕噜’呀，群起而打之”。可是，狄克还假惺惺地声称：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所以才“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严正回击道：“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这段话，多么切中要害！忘记了“我们”之外的“他们”，不就是抹杀了阶级界限，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不就是狄克们大搞分裂，削弱革命队伍吗？这只能使敌人称快，朋友寒心。在鲁迅的深刻剖析下，狄克及其一帮在革命营垒内部闹宗派，向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献媚、投降，把“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当作“‘前进’的光明事业”的反动嘴脸，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无遗了。

狄克这个“破落户的漂零子弟”，反动的阶级本性根本没有得到改造，鬼混在“三月的租界”里，倒出落成了“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专搞阴谋诡计的里手。他那篇奇文堂而皇之地在文前引用了一段斯大林的语录，在“自我批判”的幌子下，恣意挥舞大棒，否定《八月的乡村》的战斗作用。那用心实际是：若拿不出“坦克车和烧夷弹”，就该“折断了投枪”，妄图扼杀新生的进步文艺，缴掉文艺新军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武器。更有甚者，狄克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教养”年青的作家，而险恶的居心却